

人类起源、融合和分化

——《创世记》前 11 章辨析

赵敦华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从《创世记》中的造人、原罪和洪水的故事中读出一些与现代人类学相符合的远古信息, 包括: 人类多次起源, 现代智人的独特起源, 图腾的意义, 乱伦禁忌的进化论解释, 远古谱系, 人类语言和族群分化的过程。

[关键词] 乱伦禁忌; 图腾; 谱系; 进化论

[中图分类号] B9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3) 02-0008-09

20 世纪初, 德里夫尔说, 《创世记》开始的章节“并不包含着关于真正起源的说明, 而且不符合科学事实。”^[1] (Pxlili-lxi) 这代表了 20 世纪的流行观点。对此, 神学家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避免“真正起源”和“科学事实”的问题, 把关注焦点从“上帝如何创世”转向了“上帝为什么创世”。比如, 巴特说, 上帝创世是为了与人订立永约; 赖德说是为了荣耀上帝; 朋谔菲尔说, 是为了给人以自由和创造; 莫尔特曼说是为了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施行人也积极参与其中的解放。另一种反应认为, 上帝的创世符合人类科学, 科学的成果证明了上帝的创造。比如, 德日用进化论证明上帝创造宇宙和人的过程; 皮考科用现代科学的知识解决创世说的难题; T. F. 托伦斯说明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关系。^[2] (P469-516)

在我看来, 现代科学是在独立于创世说的条件下发展的, 如果科学的发现与创世记不相矛盾, 那也只是说明了圣经的语言和科学的理论对世界起源的解释不谋而合, 我们不能、也不需要像检验科学理论那样, 试图用经验材料来证明圣经中创世启示的真实性。史前时代通行的话语是

神话 (myth)、传说 (legend) 和传奇 (saga), 以口耳相传方式世代流传, 到文明时代被加工整理成文字记载, 《创世记》的语言表达和流传方式也不例外。如果把圣经对上帝造人的记载理解为真实的历史, 首先遇到的困难来自比较神话学。圣经描述的亚当被造听起来无异于其他造人神话, 如女娲抟土造人的中国神话或皮拉和丢卡利翁丢石成人的古希腊神话, 完全不符合我们现在知道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知识。另外的困难来自圣经批评学, 他们认为《创世记》有两个版本: 圣经第一章叙述神 (¹ ʾēlōhîm) 在第六个阶段后期造人 (1: 26-29), 第二章叙述“耶和华神” (YHWH ¹ ʾēlōhîm) 造亚当 (2: 7)。圣经历史批评的“四底本”说把造人的两次叙述分别归之于祭司的“P 底本”和耶和华派的“J 底本”两个来源, 只是到以色列史的后期才被编者合成, 根本不是史前时代的信息。^[3] 坚信人类一次被造的创世论者的主要困难, 一是不能解释圣经两次关于造人记载的一致性, 以及为什么分两次记载? 二是不能应对早期人类确实在体形外貌上接近类人猿的现代人类学事实。

[收稿日期] 2013-01-11

[作者简介] 赵敦华 (1949-), 男, 江苏南通人, 哲学博士, 毕业于比利时鲁文天主教大学, 目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6 届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教育部哲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国家级教学名师。

— 8 —

现代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类包括生活在 500 万到 100 万年前的南方古猿，250 万到 200 万年前的能人，200 万到 30 万年前的直立人，50 万到 3.5 万年前的智人，以及 10 万年至今的现代智人。现在人们普遍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解释，认为古人类是黑猩猩进化而来。但是，关于人类起源的进化论解释也面临着很多困难，一是没有发现南方古猿与黑猩猩之间的中间环节，还不能说南方古猿由黑猩猩进化而来，更不必说其他人类了；二是不能证明现代智人从智人或直立人进化而来；三是虽然现代基因分析技术支持现代智人起源于非洲，但人类学家关于“一次起源”还是“多次起源”、“单一中心起源”还是“多中心起源”的争论还没有定论。

本文对《创世记》中早期人类叙事的解释有这样一个语言哲学前提：不同的话语可以有相同或相似的意义，远古神话的话语和现代知识的话语可以指称共同的对象，因此可以从史前时代的话语中解读出真实的历史信息。通过对话语、意义、对象和事实之间关系的合适解释，可从《创世记》中的造人、原罪和洪水的故事中读出一些与现代人类学相符合的远古人类的信息。

一、人类多次起源

现在被圣经批评者读作创世的两个不同版本，其实可以读作人类多次起源的历史。第 1 章写上帝“照着（bē）自己的形像（tselem）”，“按着”（kē）自己的“样式”（dēmūth）造人，乃是“造男造女”（1: 26），而不是“各从其类”；上帝赋予人类“治理”（rādhah）大地、“管理”（kābhash）动物的职权（1: 28），把“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人作食物（1: 29）。这是对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和智人之内的人类共同特征的叙述：这些人种的祖先是一对男女，直立行走，漫游大地，有比动物更高的智力，有捕食能力，但主要靠采摘果实为生。“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1: 31）于是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āśāh）（2: 2），“歇了他一切创造（bārā）的工”（āśāh），就安息了。”（2: 3）

注意 2: 4 的断句“这些是天地被造时的来历”（2: 4a）。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

是这样（2: 4b）：野地还没有草木，……（2: 5）。这段话中有两个“天地”：天地被造（bārā）的“来历”指天地万物的起源“耶和华神造（āśāh）天地的日子”应是上帝造的人类生存环境。^{[4][P151]}上帝在第六阶段造的人类面临灭绝，他所造的一切要变得不好。事实上，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等人种在冰河期的严酷环境中一个接着一个灭绝，智人也到灭绝的边缘。创世的第二个版本（即“J 底本”）于是接着描写现代智人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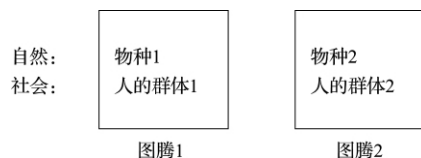
现代智人的历史开始于生存环境的变化，包括植物、土地和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植物还没有长出来”（2: 5），不等于说陆地上没有任何植物。“植物”（ēśebh）在创世第三阶段已经提到（1: 11-12），但“田间的植物”是可供人食用的“菜蔬”；田间的植物没有长出来，是因为“没有人耕地”。2: 5 中的“草木”（śāch）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人类学证明，现代智人起源于灌木丛生的非洲草原，不正是圣经描述的“野地草木”吗？“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2: 5），不等于地上没有水，“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2: 6）描述了滋养人的水源。“雾”（ēdh）来自闪语的 id（河流），“雾气从地上腾”的意思是“河流从地上涌现”，这不正是对冰河结束期大地解冻、水溢成河自然环境的生动描述吗？人类学表明，现代智人在距今最后的冰河期结束时突然出现在世界各地。

“亚当”（ādham）是圣经提到的第一个人的专名，第 1 章中“造人”的“人”（hā ādhām）是人的通名，前面有定冠词 hā。希伯来圣经用“亚当”同一个词表示人的通名和专名，分别指称人类和现代人类的始祖。圣经接着描述了第一个现代智人的被造“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2: 7）这里的“尘土”和“生气”表示亚当由身体和精神两方面构成。《旧约》的“生气”相当于希腊文《新约》的“气息”或“精神”（pneuma），“尘土”（āphār）不只是一个比喻，它也解释了现代生化科学的一个事实：土壤中包括人体所需的一切元素。圣经作者认为，上帝把土中的元素结合成人的肌体，用现在的语言说，土中的元素按照一

定方式，被结合成为构成人体的要素，如人的细胞、染色体、基因之类的东西。

耶和華造出亞當以後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2: 18) 上帝於是要為亞當“造(‘ăśāh)”(2: 18) “配偶”的原意是“合適的幫手”(‘ēzer kēneghdô)。令人疑惑的是，上帝造出的幫手卻是“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2: 18)。從字面上看，這段話完全文不對題：動物豈能成為人的配偶；而且邏輯混亂：在亞當被造之前已經造出的動物(1: 24-25)要在亞當面前再次被造。理解這句話的關鍵是：遠古人類語言符號中，“走獸”“飛鳥”等是部落的圖騰標記。比如，“虎”是簡古表述，翻譯為現在語言就是：“一個以虎為圖騰的部落”。聖經使用當時的簡古表述，與亞當不同的人被稱作“走獸”和“飛鳥”，實際上指以走獸和飛鳥為圖騰的原始部落。用史前簡古表述的原初啟示隱藏著上帝再次造人的历史信息，但語文學的考察可以揭示隱藏的秘密。上帝把所造的幫手“帶到亞當面前”，表示他們與亞當地位相同，此即“合適”(kēneghdô)之意。“看他叫什麼。那人這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2: 19)這是一個人稱呼另一些人的交流，而不是分門別類的命名。從上下文看，上帝“看”(rā’ āh)亞當如何稱呼他面前的活物，是在等待看亞當的選擇，看亞當是否能從新的活物中辨別出他的配偶。“那人這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2: 19)意思是，亞當可以自主決定這些活物的歸屬：或歸於自己，歸於異類。“只是亞當沒有遇到適合他的幫手”意思是，亞當把供他選擇的伙伴一一歸於動物類，沒有找到歸於自己的配偶。就是說，亞當這個被上帝命名的“人”，用動物名稱稱呼其他人類，表示亞當不認可他們為同類(hā’ādhām)，不願與其他人類結成生育配偶。

“亞當命名”是亞當選擇幫手的身份認同事件，亞當把其他人類族群歸於一類動物，這是圖騰的基本特徵。正如列維-斯特勞斯所說，圖騰是“把自然和社會理解為一個有機整體的分類圖式”。^{[5] (P153)} 圖騰的圖式把社會的某一群體和自然的某一物種歸於一類，如下圖所示。



聖經第1章中有“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1: 27)之說，這是造人與造動物的根本不同之處，動物的被造“各從其類”，惟有人的被造是“造男造女”。由於亞當沒有從他造的其他人類中挑選出幫助他生育的配偶，上帝於是就為亞當造另外的“幫手”。上帝就用亞當“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bānāh)一個女人”(2: 22)。“肋骨”(tsēlā’)也有“一半”(tsadh)的意思，聖經用當時人們理解的语言描写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犹如我们今天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样平常，并不是人的想象力制造的神话；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说，圣经描写了上帝用第一个男人“克隆”出第一个女人的事实。应该注意：圣经2: 18-25的主题是上帝耶和華要为亞當創造幫手，“幫手”(‘ēzer)是阳性名词，其作用并不限于可生育的女人。夏娃是亞當選擇的幫手，却不是“適合的”的配偶，因為兩人沒有發生性關係。

二、亂倫禁忌的起源

亞當最初的職責是“修理”(‘abhadh)和“看守”(shāmar)伊甸園；雖然使用了不同的術語，但這里的意思與第1章中賦予人類“治理這地”(1: 28)的職責相當。亞當可以“隨意吃”園中的果子，與第1章中上帝把“一切樹上”的果子賜給人類作食物(1: 29)相當，這符合早期人類的採摘生活方式。只是，亞當承擔了未見於第1章中的義務：亞當“不可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我們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對人類始祖來說，何謂善，何謂惡？研究者早已猜測到，“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肯定與某種性意識(yōdē’ê)^{[6] (P130)}有關，我們至今不能肯定，“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代表什麼樣的性意識？亞當為什麼不可有這種性意識？否則就會有“必定死”的後果？以下的語文學解釋，可以幫助我們讀出真實的、與現在的人類學知識相一致的历史信息。

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近亲繁殖都会造成物种退化的有害后果；就人类而言，这些有害后果包括后代的死亡率高，智力低下，有遗传缺陷的比例高达 30% - 40%。一个近亲繁殖的群体在短短数代之后就濒于灭绝。对人类始祖来说，外婚制是善，近亲繁殖是恶；如果不能区别最初的善恶，一个部落将自然灭绝。^[7] 因此，乱伦禁忌是人类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普遍准则。生物学家还发现，哺乳动物一般都没有近亲交配的行为；黑猩猩等，近亲繁殖的现象更少。^[8] ^[P257] 但是，人类却是一个例外。人类特有的性行为，如人类直立无毛体貌的性吸引特征，强烈而持续的性欲和性爱等特征，使人成为最“淫荡”的动物，乱交是早期人类特有的性行为。^[9] 乱交很可能是早期人类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南方古猿的幼儿死亡率高达 53% 至 65%，比现存的黑猩猩的幼子死亡率高得多；^[7] ^[P141] 再如，属于智人的尼安德特人在距今三四万年左右，突然“神秘”地灭绝，很可能是尼人高于现代智人的死亡率所致。^[10] ^[P212-231] 在距今 10 万至 3 万年这段时间里，早期人类和现代智人的数量都很少，但 3 万年之后，现代智人的人口突然大量增加，世界各地都发现了他们的遗迹，而此时也正是早期人类灭绝的时期。现代智人的人口增加是因为他们突破了近亲繁殖的瓶颈；他们之所以能有突破，是因为他们遵守乱伦禁忌的规则。但最初的乱伦禁忌不是见诸文字的规则，甚至不是口头表达的命令，而表现为辨别血缘关系图腾的标识，它是这样一条无声的命令：有相同图腾的男女不可婚配。图腾——乱伦禁忌——外婚制——人口增加——文明诞生，这导致从距今 5 万年开始人类人口和文化突然出现“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11] ^[P98] 《创世记》第 3、4 章的历史记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口繁衍“大跃进”的起因。

上帝要亚当发明图腾，是为了以此阻止原始部落近亲交配；上帝给予亚当和夏娃防止乱伦禁忌的本能，“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2: 25）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不知羞耻？回答：因为彼此没有性吸引力，赤身露体并不引起性冲动，不会发生性关系。即使从日常经验也可以知道，在彼此没有性欲望的男女之间，如异性

的幼童之间或幼童与近亲之间，不会因为赤身露体而感到羞耻。亚当和夏娃最初也是如此。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在《人类婚姻史》一书中指出，人类家庭成员免于乱伦，主要不是法律、习俗或教育造成的，而是出于本能。他说“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并没有要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这种行为欲望。一般说来，自幼就在一起亲密生活的男女明显地不存在那种恋情。”^[12] ^[P638] 根据他的观察，幼年起一直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男女彼此缺乏性吸引力，甚至连想到他们之间的性关系，都会产生厌恶感。20 世纪 60 年代两项研究结果表明，从小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男女确实有性排斥的现象。一项研究考察了台湾地区的童养媳习俗，童养媳和她的未来丈夫之间普遍缺乏性吸引力，他们长大后成婚的比例较低，结婚后离婚的比例也较高。另一项是在以色列基布兹集体农庄进行的调查，农庄中的儿童生活在一起，长期的朝夕相处并没有培养男女间的性爱，相反，这些农庄中的儿童（共 125 人）长大后没有一对结为夫妻。这些证据使得韦斯特马克当年提出的假说通过了经验的检验。^[8] ^[P258-259] 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乱伦之恶和乱伦禁忌之善，过着天真无邪的生活，因此赤身裸体而无羞耻之心。只是在堕落之后，他们知道了乱伦的可耻，才不敢面对上帝，才需要裙子遮住下体。如果我们的这个解释能够成立，那么，人类始祖最初犯了乱伦之罪。按照字面意义，蛇先引诱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又诱使亚当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3: 7）。这些话听起来与神话无异，语文学的考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文字记载了用简古和避讳方式传述的一段不为人熟知的历史事实。

首先应当理解，伊甸园里的蛇，既不是神话中会说话的动物，也不是魔鬼的化身，而是以蛇为图腾的人。“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最为工巧（^{ʿārûm}，和合本译作“狡猾”）3: 1）。“田野一切的活物”指图腾人，“蛇”是人类最古老的图腾之一。“工巧”与“赤身露体”（^{ʿarûmîm}）有相同词根。圣经的文字提醒读者注意：最有心计的蛇族人如何一步步接近素朴天真的夏娃。蛇族人引诱夏娃说“你

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tôbh wārā。”（3: 4-5）蛇族人混淆了上帝与人的区别：上帝预先知道违反乱伦禁忌的一切罪恶后果，而人在违反乱伦禁忌之后才有羞恶之心。夏娃受引诱犯罪有五个步骤：第一，“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是说看生殖如同吃食一样对人有利无害；第二，“也悦人的眼目”，是说生殖愿望的快乐（taāwā）；第三，“且是可喜爱的”，是说性欲冲动（nechmād）；第四，“能使人有智慧”，是说有关生殖和性行为的技巧（lēhatskīl）；最后，“就摘下果子来吃了”，是说夏娃与蛇族人发生性关系。圣经用寥寥数语，描写出夏娃先有生殖的愿望，再有性欲冲动，最后实施性行为的过程。

如果夏娃不是亚当的妻子，如果亚当在夏娃被造之前选择了外族配偶，夏娃与蛇族人的性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甚至连上帝也无权指责他们。但是，夏娃违背了上帝指定的夫妻关系，与外人发生性关系，犯了通奸之罪。夏娃接着犯了更大的罪，她把摘下来的果子“又给了丈夫，她丈夫也吃了。”（3: 6）夏娃的“摘”和“给”表示“碰”果子，即与亚当发生肉体接触；亚当的“吃”与先前的夏娃“吃果子”一样，指发生性关系。两人的性关系是乱伦之罪，彻底推翻了乱伦禁忌的命令。乱伦禁忌的心理本能使他们感到可耻。“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3: 7）。“眼睛就明亮了”是说他们感觉到乱伦禁忌的可畏，“知道赤身露体”是说他们感觉到乱伦冲动的可耻。当亚当和夏娃不得不面对上帝时，亚当把罪责推到夏娃身上，而夏娃则归咎于“蛇的引诱”。夏娃说：“那蛇欺骗（nāshā）我，我就吃了。”（3: 13）安德森说“希伯来文中‘欺骗’这个词很少用，但意义不含糊……希腊文和拉丁文圣经容许我们把这句翻译为‘诱奸’”。^{[13] [191]}

《创世记》有多处“曲笔”暗示该隐不是亚当的亲子。夏娃在生了该隐之后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个男子”（4: 1）。“得了”（qāna）是“拥有”的意思。^[14] 耶和华已经使亚当和夏娃成为一对男女（2: 23），夏娃声称她拥有的“男人”（¹ īsh），既不是亚当（因为她只是亚当的

一部分），更不是该隐（因为该隐不是与女人配对的男人）；如果说这个男人是该隐的父亲蛇族人，岂不是更合理吗？“耶和华使我得”不过是夏娃的掩饰而已。比较夏娃在生塞特之后所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4: 25）。“儿子”（zera¹）表示亲生子，夏娃只承认亚伯和塞特是亲生子，而该隐只与含糊其辞的“一个男子”有关。这是否暗示该隐不是她和亚当亲生子呢？

更明显的是，上帝耶和华对蛇族人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3: 15）。这里的“后裔”也是zera¹，指夏娃和亚当的亲生子，“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恰恰证明该隐被排除在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之外，而“蛇的后裔”象征着继承了该隐之罪的邪恶势力。《新约》中更明白地见证是“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谁是魔鬼的儿女……不可像该隐，他出自（ex）那恶者（tou ponērou），杀了他的兄弟。”（约翰一书，3: 8-12）如果知道《新约》中“魔鬼”或“撒旦”是原初启示中“蛇”的代名词（启示录 12: 9, 20: 2），那么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该隐是蛇族人的儿子。这一点对早期基督徒不是什么秘密，德尔图良明白地说“从魔鬼的种子受孕，她（夏娃）生了一个儿子。”^{[15] [186]}

三、最早的人类谱系

圣经第4章记载的该隐谱系是圣经第一个谱系，和其他谱系一样，这个谱系有很高的历史可信度。按这个谱系的记载，该隐及其子孙们擅长于发明，创造了人类早期文明。该隐发明了建城（4: 17），与史前巨石文化显示的文明水平相当。第七代的雅八是“住帐棚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20），犹八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21），第八代的土八该隐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4: 23）。这一发明顺序大致上与新石器晚期到铜铁时代现代智人在大迁徙中创造文明的过程相一致。该隐的谱系只记到第七代为止，这不是说该隐的后代在第七代之后就灭绝了，而意味着他们与其他人类融合了。

圣经第5章记载的亚当谱系中，第一次出现了圣经年代，每一代都有生子和去世这两个年

龄，共计 10 代。《旧约》三个古版本记录的年代不一，据马索拉本，从亚当到洪水历时 1656 年，^[16]撒玛利亚五经的记录是 1307 年，七十子译本的记录是 2262 年。不管哪一个版本中的“年”，都不等于 365 天。圣经中 365 天的年历始于洪水时代，亚当谱系中的“年”不是洪水之后的“年”，而是口传时代结绳记事的时间单位。我们不能根据亚当谱系的年代推测创世的开始，或推算洪水的年代。17 世纪的英国大主教厄谢尔（James Ussher）如此推测出创世发生于公元前 4004 年 10 月 22 日，成为后人的笑柄。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认为圣经年代只是后人臆造和想象的神话世代。现存的苏美尔神话记录的国王谱系共 8 代，历时 24 万多年。^{[17] (P39)} 与这些神话年代相比，亚当谱系中的年代精确到个位，相对较短，比较接近现在所知的史前年代。

圣经谱系的年龄还有一个令人费解之处，为什么每代人生育那么晚、活得那样长？奥古斯丁和帕斯卡都曾经严肃地思考过这一问题，但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18] 参照中国古籍记录的远古系谱，我们可知，远古时的人名是部落或氏族的“公名”，而不是个人的“私名”，“某生某”也不指个人的生育，而表示子部落从母部落中分化出来。^{[19] (P295-350)} 比如，《山海经》中“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的记载，说的是黄帝部落经过两次更迭，传到了鲧这一部落。^[20] 史前社会的血缘关系稳固，每隔千百年才发生一次更迭，是很自然的。在亚当谱系中，一个家族在繁衍一百多年之后分化出子家族；几百年后，由于没有男性继承人等原因，这个部落自然消亡，这是可信的史实。

圣经第六章开始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6: 1-2）人们不禁要问：谁是人的女儿，谁是神的儿子？现代有两种解释值得注意：一是认为“神的儿子们”指该隐的后代，3: 19, 23-24 描述的拉麦开始的多妻制和暴力专制，发展到 6: 1-4 描述的掠夺民间女子的神权贵族统治^{[21] (P220-221)}；另一说认为，“神的儿子们”指塞特的后代，“人的女儿”指该隐的后代。^{[22] (P243-249)} 我们要注意，第 6

章记事是 5: 1 开始的“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的继续。6: 1-4 记载了亚当后代的口传信息：他们经过漫长年代之后，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人”（hā' ādhām），而自称为“神的儿子们”，凌驾在该隐后代和图腾人之上，抢夺美貌的“人的女儿”为妻。圣经以亚当后代的口吻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6: 4）这话听起来很像希腊神话中诸神的表现。看看希腊神话就可知道，那里的诸神诱奸或抢夺人间美女，引发了多少罪恶：贪淫，嫉妒，欺骗，偷窃，暴躁，暴力，反叛，等等；而他们与人间女子所生后代，被崇拜半神半人的英雄、巨人来崇拜。希腊神话与圣经关于神的儿子们的记载有同一口传历史的来源，只是希腊神话的记载掺杂了文字讹错和混乱记忆，虽然内容丰富多采，但失去了圣经简古记载保持的真实历史，即，亚当后代把自己装扮成诸神，要其他人类顶礼膜拜。

很多地方都有毁灭远古文明的大洪水传说，这些传说是对一次真实事件的清晰程度不等的历史记忆。古气象学对这次历史事件自然原因的解釋是，距今最近一次冰河期结束，冰川融化在世界各地造成洪水泛滥。圣经说洪水的毁灭后果：“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死了，“所有的人”（' ādhām）都死了”（7: 21），“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22），“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23）。圣经批评者说这些重复是 P 和 J 底本叠加的结果。^{[23] (P137)} 他们不理解这四句话中的术语各有所指。第一句中“有血肉的”（bātsār）指动物，第二句中单称的“人”（' ādhām）指亚当家族，第三句中“有气息的生灵”指图腾人，第四句是总结，地上的“活物”（yēqūm）包括人和动物，圣经的描写可谓不周全。但我们要记住，这些描述不是从上帝观点俯瞰的大地，而是方舟里的人平视的景象，属于“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6: 9）的叙事。这些话只是说洪水毁灭了挪亚一家所知、所见的所有人和动物。洪水并没有毁灭人类和所有动物，否则挪亚的孙子在洪水之后将无配偶。圣经内的证据是，洪水前的“伟人”（Nephilim）仍

然生活在摩西时代，“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民数记 13: 33）

四、挪亚子孙的谱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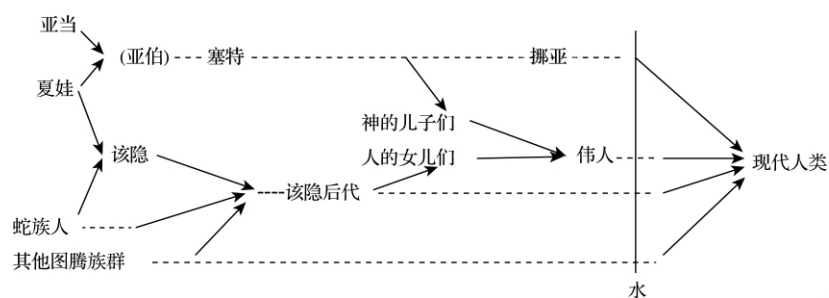
洪水之前，亚当后代把地球上的人分成“神的儿子”“人的女儿”（该隐的后代）和“动物”（图腾人）等不同族群，没有“人类”的概念。挪亚建造方舟时反复学习如何对动物加以“各从其类”的区分（6: 19-20; 7: 2-3, 14-16; 8: 17-19; 9: 10），在洪水中，又与方舟里的动物朝夕相处，挪亚一家知道，神是神，人是人，动物是动物。洪水之后，不再有“神的儿子们”，动物各从其类。挪亚子孙、该隐后代和原来被认为与动物同类的图腾人，被归为同一人类。《创世记》第10章记载了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的后代是融合了洪水前其他群体的人类谱系。他们“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圣经第10章的世界东起波斯（以拦），南至埃塞俄比亚（古实），西到克里特岛（基提），北抵土耳其（歌篋、玛代）。这一章以谱系形式写成，提到约七十个人名和地名，^[24]它们的指称层次分明，分布清楚，而且，这些名字在圣经后来的记载中大多再现。没有理由认为古人凭空编造出那么多名称，有理由把圣经世界中的国家理解为洪水后挪亚子孙迁徙的产物。圣经反复提及“方言”（shōnōtām）、“民族”（mishpēchōtam）、“领土”（¹ artsōtām）和“国家”（gōyēhem）的分化（10: 5, 20, 31），这四者正是构成任何国家不可或缺的四要素。^[25]

挪亚子孙的迁徙伴随着军事征服，他们不但有国家的先进组织形式，建造“大城”（10: 12）的先进技术，还有勇猛的精神，如含的后代宁录“为世上英雄之首”。这些“耶和华面前的英勇的猎户”（10: 9）势不可挡地横扫欧亚大陆。不知来历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迈锡尼人入侵希腊和克里特岛，世界史上的这些疑案是不是挪亚子孙所为呢？至于发生在中东和西亚的征战，确实是圣经记录在册的挪亚子孙们之间的战争。比如，雅弗的第四个儿子雅完（Javan）是推罗人和后来的希腊人的祖先，含的第二个儿子麦西（Mizraim）和孙子帕特鲁细人

（Patrusim）是埃及人的祖先，孙子宁录（Nimrod）是亚述人一支祖先（另一支来自闪的二儿子），闪的大儿子以拦（Elam）是波斯人的祖先，三儿子亚法撒（Arpachshad）是迦勒底人的祖先。

人类语言的分化与早期人口迁徙和文化传播有密切联系。马克斯·缪勒认为欧亚大陆最早人类在分化之前用共同语词称呼共同崇拜的至上神，分化之后的不同族群的至上神名称仍然保留着相同的词根。他说“19世纪古代史最重要的发现只是一个词源学的等式：梵语的 Dyaush - Pitar = 希腊文的 Deu Pater = 拉丁文的 Jupiter = 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 Tyr。……这意味着和证明了所有这些人曾经有过同样的信仰，崇拜共同的、有同样名字的至上神，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天 - 父。”^{[26] [P82]} 圣经中的巴别塔传说记载了语言分化造成的族群民族和宗教分离。挪亚的子孙原共有“一种语言（tsāpha¹ echāth）”，上帝“变乱（bālal）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11: 7）。“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11: 8）“分散”（yapets）有被驱散的意思，“全地上”（kol - hā¹ ārets）指世界各地。由于没有共同的言语，不同语言群体崇拜不同名称的神。

《创世记》对史前人类关系的记载时隐时现，对细节讳莫如深，字字珠玑，暗藏玄机，其记事风格好像是现在正面教育的伦理影片，不宜展示可能让人模仿的犯罪细节。但是，为了理解历史的事实，我们要像法官那样拷问事件的真相；其中的一个关键是要了解亚当这支人类与其他人类之间既分离、又融合的关系。上帝让亚当为动物命名，标志着亚当一族与动物图腾族群相分离的开始；而夏娃受蛇族人引诱犯罪，标志着这一族人与动物图腾族群相融合的开始。最初融合的产物是该隐，该隐的后代则是在大迁徙过程中与动物图腾族群相融合，繁衍的后代使“人在世上多起来”（6: 1）。“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的结合则是亚当家族与动物图腾族群的第三次融合，他们的产物被洪水所灭绝。洪水之后挪亚子孙的大迁徙是以亚当为始祖的族群与动物图腾族群的第四次融合，他们的后代分布在世界各地。以下是我根据圣经记载描绘的亚当族群与动物图腾族群融合的线路图。^{[27] [P78]}



注释:

- [1] Samuel R. Driver , Genesis [M]. Washington.
- [2] 参阅 Millard J. Erickson , Christian Theology , 2nd [M]. ed. ,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 [3] J. Wellhausen , Prolegomena to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M]. New York: World , 1965.
- [4] V. P. Hamilton , The Book of Genesis , Chapters 1 – 17 [M]. Grand Rapids: Eerdmans , 1990.
- [5] [法] 列维-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87.
- [6] R. Gordis ,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Qumran Scrolls” [J].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 76 (1957) .
- [7] 参阅 S. Mellen. The Evolution of Love [M]. San Francisco: Freeman , 1981.
- [8] 参阅 C. N. Degler. In Search for Human Natur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9] 参阅 H. Fisher. Anatomy of Love [M]. W. W. Norton , New York , 1992.
- [10] E. Zubrow. “The demographic modeling of Neanderthal extinction” [N]. Mellars and C. Stringer , ed. The Human Revolution [C].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9.
- [11] J. M. Diamond. “Great leap forward” [J]. Discover , 10 (1989); P. R. Ehrlich. Human Nature [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2000.
- [12] [芬兰] 韦斯特马克. 李彬译. 人类婚姻史 [M]. 第二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02.
- [13] G. A. Anderson , The Genesis of Perfection [M]. Lond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 1989.
- [14] 和合本译为 “凡是你的东西”.
- [15] [古罗马] 德尔图良. 论耐心 [M]. 5: 15. The Bible as It Was [C].
- [16] 据和合本 , 10 代的年龄之和: 130 + 105 + 90 + 70 + 65 + 162 + 187 + 182 + 600 (洪水时挪亚的年龄) = 1656.
- [17] W. W. Hallo. The Ancient Near East [M]. New York: Harcourt , 1971.
- [18] [古罗马] 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 [M]. 15 卷 9 章; 帕斯卡. 沉思录 [M]. 第 624 , 625 节.
- [19] 徐旭生. 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时代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1960 , 第 35 页;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 [M]. 第一卷. 台湾: 学生书局 , 1980.
- [20] 郭璞在《大荒东经》“帝俊生黑齿”文下注道: “诸言生者 , 多谓其苗裔 , 未必是亲所产”。司马贞在《史记? 五帝本纪》“少典之子”文下注道: “少典者诸侯国号 , 非人名也。……若以少典是其父名 , 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为天子乎? 何其年之长也?”
- [21] M. Kline , “Divine Kingship and Genesis 6: 1-4” [J].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 24 (1962) .
- [22] J. Murray. Principles of Conduct [M]. Grand Rapids: Eerdmans , 1957.
- [23] H. Gunkel. Genesis Übersetzt und Erklärt , 9th [M]. ed. ,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1977.
- [24] 马索拉本提到 70 个 , 七十子本提到 72 个.
- [25] 参阅 V. G.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M]. Penguin Books , 1942; F. Oppenheimer. The State [M]. Bobbs-Merrill: Indianapolis , 1914.
- [26] Max Müller , Anthropological Religion [M]. 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 1997.
- [27] 参见赵敦华. 圣历史哲学. 上卷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11.

Human Origin , Fusion and Diffusion: Analysis of the First 11 Chapters of Genesis

ZHAO Dun-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 The narratives of the human creation , sin and Flood can be interpreted as pre-historical messag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sent knowledge of anthropology , including the multiple origins of human species , the special origin of modern homo sapiens , the function of totemism , the 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incest taboo , remote ancient genealogies and the diffusion of languages and peoples.

Keywords: totemism; genealogy; creationism; evolutionism; diffusionism

征 稿 启 事

《北京社会科学》是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 1986 年创刊以来，始终以学术为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注学术前沿，倡导学术创新，严守学术道德，不断探索高品位、有特色的学术期刊办刊路径，致力于为学术界同仁及学术爱好者提供一个丰富、精彩的学术交流平台。

本刊内容涵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注重对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理论探讨和创新，注重对我国在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讨。目前，本刊积极拓宽办刊视野，丰富栏目内容并倾力打造精品栏目，以持续提升办刊水平。

与学界同仁一起，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努力耕耘，是《北京社会科学》的良久夙愿。本刊诚挚欢迎您投稿，刊发您在学术研究中的心得和结晶，让您的作品在《北京社会科学》搭建的学术平台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引领人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道曙光。

感谢您对《北京社会科学》的关注和支持!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33 号《北京社会科学》编辑部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 - 64870897 , 64870591

邮箱: bjshkx@sina.com bjshkx@sohu.com

《北京社会科学》编辑部